

The Memory of World War *II*

二战记忆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А.ФАДЕЕВ

青年 近卫军

〔苏联〕法捷耶夫 著

水夫 译



二战记忆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А.ФАДЕЕВ



〔苏联〕法捷耶夫 著

水夫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А. ФАДЕЕВ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I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近卫军/(苏)法捷耶夫著;水夫译.—2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二战记忆)

ISBN 978-7-02-010855-8

I. ①青… II. ①法…②水…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0879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6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0.5 插页 1
印 数 1—5000
版 次 195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75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855-8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可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给人类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影响之中。在硝烟日渐远去的今天,有必要让读者重温并牢记这段历史。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二战记忆”丛书。

入选作品取材广泛,既有正义力量抵抗侵略的无畏战斗,如《日日夜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青年近卫军》《丧钟为谁而鸣》《焦点不太准》,也有法西斯铁蹄下人民生活境况的真实写照,如《一个人的遭遇》《安妮日记》《上海,远在何方?》,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法西斯对人类的戕害,以及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显现的英雄气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本丛书对于广大读者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历史有所助益。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五年六月

前 言

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反映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业绩的杰出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小说于一九四五年出版后，受到苏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次年获得苏联国家奖。一九五一年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订本，使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达到更高的统一。

一九四二年七月，顿巴斯矿区的小城克拉斯诺顿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当地未及撤退的青年，以共青团员为核心，在地下区委的领导下，组成了“青年近卫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人民受到巨大的鼓舞。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克拉斯诺顿收复的前夕，由于叛徒的出卖，大部分成员不幸被捕，壮烈牺牲。这就是小说《青年近卫军》所根据的事实基础。

小说通过“青年近卫军”组织、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伏罗希洛夫州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对敌斗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画卷，歌颂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展现了战争的宏伟规模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凶残本性，表明了正义战争必胜的真理。

小说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成长的苏联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塑造了“青年近卫军”总部领导人奥列格、万尼亚、邬丽亚、谢辽萨、刘巴等青年英雄的光辉形象，同时也着力描写了地下州委书记普罗庆柯、区委书记刘季柯夫等年长一辈领导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显示了他们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比忠诚。小说以感人的艺术力量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青年近卫军”力量的源泉，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

小说开始时，一群姑娘在河边嬉戏，忽然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

和敌机轰鸣声，美好的和平生活霎时间中断了。悲剧的场面出现了，人们背井离乡，炸毁矿井。州委指挥疏散，建立地下组织。然后是以奥列格为核心的青年组织逐渐形成，并得到了以刘季柯夫为首的地下区委的领导。激动人心的对敌斗争不断展开：散发传单，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和谎言，传播红军坚守莫斯科和在斯大林格勒反攻的消息；绞死伪警福明，警告卖国求荣的叛徒，杀死敌人警卫，解救被俘的红军战士；高插红旗，庆祝十月革命节，鼓舞人们的斗志；武装袭击敌人，破坏交通运输；炸毁“职业介绍所”，挫败敌人强迫苏联人民到德国去服苦役的阴谋。同时，地下区委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区委领导人之一舒尔迦和参加地下斗争领导工作的井长瓦尔柯最早被捕牺牲。普罗庆柯领导的州游击队遭受挫折，化整为零，配合正规军的行动，迂回作战，节节胜利。最后还是由于叛徒的出卖，“青年近卫军”和地下区委先后被破坏，几乎全部被捕，形成了悲剧的高潮。但是，通过老少两代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反法西斯战争必胜、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却有力地鼓舞着人们。

在小说中，青年们的形象鲜明突出，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奥列格谦虚谨慎，甚至有些腼腆，偶然还表现出稚气，但考虑问题周密而又果断，在斗争中日臻成熟，迅速成长，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家。邬丽亚充满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在战火即将烧到跟前时还在河底摘下百合花插在头发上，后来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愈来愈深沉、稳重，并且严于律己，使同伴们看到她就会产生一种信心。谢辽萨刚强勇敢，渴望丰功伟绩，富于冒险精神，斗争中最危险的任务都是由他去完成的。刘巴热情洋溢，无忧无虑，天不怕地不怕，可是智勇双全，意志坚强，出色地完成了情报员的工作。在学校被称为“教授”的万尼亚勤奋好学，爱好诗歌，自己也写诗，但做事严肃认真，他是“青年近卫军”的传单与文告的起草人。指挥员杜尔根尼奇在部队里受过战火的考验，有军人的风度，办事严格，一丝不苟。总之，“青年近卫军”的成员都各有自己的性格。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集体，这些青年却有一些共同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喜欢幻想和渴望行动、富于想象和讲求实际、酷爱善良和严峻无情、胸襟开阔和精明打算、热爱人间欢乐和自我克制——这些似

乎难以结合起来的特点合在一起就创造了这一代人的独特的面貌。”

在精心刻画青年形象的同时,作者也出色地勾勒出年长一辈领导人的形象。普罗庆柯具有州委领导人的气魄,能刚能柔,蓝眼睛里闪耀着狡黠的光芒。刘季柯夫沉着镇静,眼神严峻,但诚挚可亲,他在隐蔽期间能够装得表情冷漠,动作缓慢,但一听到可以出去工作,就“像猛狮一样有力地一步跨到门口”。刘季柯夫的副手舒尔迦是一个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地奋斗了一生,可是他对老朋友的信任还不及对一个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的信任,终于铸成大错,很快便被出卖。井长瓦尔柯理应渡河到大后方去,可是为了整顿桥上的混乱局面,自动留了下来,后来参加了地下斗争。地下区委另一个领导人巴腊柯夫担着“俄奸”的恶名,为对敌斗争呕心沥血。

对于德国法西斯,作者则以讽刺的笔法尽情加以嘲弄、揭露。脖子转动时活像一只鹅的男爵文采尔将军,只知道严刑拷打苏联党团员的大肚皮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因为身上藏着掠夺来的各国钱币乃至从死者嘴里拔下的金牙而难得洗澡、浑身臭气的党卫军军士芬庞,就是他们的代表。在法西斯“新秩序”底下,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叛徒、俄奸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也都原形毕露。

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奥列格的母亲叶列娜开始时如何为儿子的秘密活动而忧心忡忡,最后如何走上了和他共同斗争的道路;作家恰如其分地描写了邬丽亚和阿纳托里、谢辽萨和华丽雅、奥列格和妮娜、刘巴和列瓦肖夫等男女青年间纯真的爱情,也深情地描写了普罗庆柯和卡佳、刘季柯夫和叶芙多基雅这几对处在患难中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管是年长还是年轻,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感情丰富的人。

虽然小说是以事实为基础,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这是一部艺术作品。这里有严格按照事实,甚至事实细节写成的部分,但也有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还有不少作者自己和他这一代人年轻时的经历和体验。后者特别表现在感人的回忆与作者擅长的抒情插话里。作者以他一贯热爱生活、热爱世上一切美好事物的全部心灵,高昂激越地写出了他所向往的新人。小说中浪漫

主义因素与现实主义因素的有机结合是作者的创作特点,它鲜明地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是理想的,但又是活生生的。小说中处处可以感到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美与丑的强烈对比,但读来毫不牵强,而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这一切,都使这部小说成为既具有高度思想性、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

法捷耶夫(1901—1956)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作家。他出身革命家庭,幼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就同布尔什维克接近,十八岁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和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两次受伤后,到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后来调去做党的工作。这些经历都在他以后的写作活动中起过作用。

一九二三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逆流》(后改名《阿姆贡团的诞生》),次年发表中篇小说《泛滥》。一九二七年发表的描写远东游击斗争的长篇小说《毁灭》给他带来广泛的声誉,成为苏联革命初期经典性作品之一。小说摒弃当时流行的抽象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细腻地描绘了现实,展示了人物在革命烈火中的精神成长和性格形成。这部小说在一九三一年就由鲁迅译成中文出版(一九七八年又出版了直接译自俄文的新译本)。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另一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四部,1929—1940)也在一九六三年出版了中译本。小说在国内战争的背景上,描绘出数十年间社会生活变化的巨幅画卷,揭示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继《青年近卫军》之后的第四部长篇《黑色冶金》是描写当代生活的,只发表了若干片段,远未完成。

法捷耶夫还是一位卓越的文艺批评家、理论家。他的大部分论文、报告、书信收集在他生前编就的《三十年间》内,于一九五七年出版。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有中译。这些论著对社会主义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法捷耶夫长期担任苏联文学界的领导工作,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二年是“拉普”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九至一九五六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总书记、主席。同时,他在苏共第十八次、十九次代表大会上

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五〇年起还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率领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受到热烈的欢迎。

《青年近卫军》中译本初版于一九四七年。根据原书修订本重译的译本于一九五四年出版，译文经校订后于一九七五年再版。此后不断重印，拥有广大的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次译文又作了一些修改。

译 者

一九九二年九月

战友们，迎着朝霞前进吧！
我们用霰弹和刺刀给自己开路……
战斗吧，工农的青年近卫军，
让劳动成为世界的主人，
把大家团结成一家人！

——《青年歌》

第一部

第 一 章

“不，瓦丽雅，你来看看，这是多么美啊！真是美极了！完全像雕刻出来的……可它不是大理石的，也不是雪花石膏的，它是活的，不过又是那么冷冰冰的！而且这是多么精致优美，凡人的手再也做不出来。你看，它这样静静地贴在水面上，纯洁、端庄、恬静……这是它在水里的影子，简直很难说，这两朵里面哪一朵更美。还有颜色呢？你看，你看，它并不是白的，我是说，它是白的，可是又有多少深浅不同的色调啊——带一点黄，带一点粉红，又像是天蓝的。还有花心呢，滋润得像珍珠，简直把人的眼都看花了，——这些颜色人们是叫都叫不出来的！……”

一个姑娘从小河边的柳丛里探出身子，这样说道。她穿着雪白的上衣，有波纹的黑发梳成两条辫子，一双非常美丽的水灵灵的黑眼睛，突然放出强烈的光芒；她本身就像是这朵倒映在暗色河水里的百合花。

“居然还有工夫来赏花！你这个人真怪，邬丽亚^①！”那个叫瓦丽雅的姑娘回答说，她也跟着伸出头来望着小河。她的颧骨略微有点高，鼻子有点儿翘，但是她的焕发着青春与善良的脸却非常动人。她的眼睛对百合花望也不望，只是不安地在岸上搜寻着跟她们走散了的女伴，喊了一声：“喂！……”

“喂——喂……喂——喂……喂！……”就在近旁有几个不同的声音答应着。

“你们到这边来吧！……邬丽亚找到一朵百合花啦。”瓦丽雅带着爱怜和嘲笑的神色瞅了朋友一眼，说。

就在这时候，好像远处雷鸣的回声似的，炮声又隆隆地响了起

① 邬丽亚是邬丽亚娜的小名。

来，——这是从西北方，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传来的。

“又来了！”

“又来了……”邬丽亚低声重复着，她眼睛里射出来的强烈的光芒熄灭了。

“这一次他们真会冲进来吗？我的天哪！”瓦丽雅说，“你记得吗，去年都要把我们急死了？结果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可是去年他们离得没有这么近。你听见吗，炮声响得多么厉害！”

她们默默地倾听了一会。

“我听到这种声音，再看到这么明朗的天空，看到满树的青枝绿叶，感到脚底下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青草，闻到草的香味，——我心里就感到非常痛苦，仿佛这一切已经要永远、永远离开我了，”邬丽亚的低低的声音激动地说，“这次战争好像使人心肠变硬了，本来你已经学会了无论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可是突然你不由得对一切又产生了这样的爱，这样的怜惜！……你知道，这种话我是只能对你说的。”

她们的脸在叶丛中挨得很近，她们的呼吸混在一起，她们的眼睛互相对望着。瓦丽雅的眼睛是浅色的、善良的，中间隔得很宽，眼睛里含着温顺和爱慕的神情望着朋友。邬丽亚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大大的，——不是普通的眼睛，而是诗人笔下的美目，——长长的睫毛，乳色的眼白，神秘的黑瞳人，从这双瞳人深处仿佛又射出了湿润的强烈的光芒。

远处的排炮声隆隆地响着，连这里河边低地上的树叶都被震得微微抖动；每一阵炮声都使姑娘们的脸上现出不安的阴影。

“你记得昨天傍晚草原上是多么美吗？你记得吗？”邬丽亚压低声音问道。

“记得，”瓦丽雅轻声说，“那落山的太阳，你记得吗？”

“是啊，是啊……你知道，人家都说我们的草原不好，说它单调，说它是一片红褐色的，尽些些丘陵，好像住不得人，可是我倒很喜欢它。我记得，妈妈身体还健壮的时候，她常带我到瓜田里干活，那时我还很小，我就仰脸躺在那儿，拼命往高里看，心里想，不知能望到多高，不知能不能望到天顶？昨天我们看着落日，后来又看着那些汗淋

淋的马匹、大炮、马车和伤员，那时候我心里痛苦极了……红军战士们都是筋疲力尽，满身尘土。我忽然明白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重新部署，这是在进行着可怕的，对啦，正是可怕的撤退。所以他们根本不敢正眼望人。你注意到吗？”

瓦丽雅默默地点点头。

“我望望这片草原，我们在那儿不知唱过多少歌曲，再望望那落山的太阳，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了。可是过去你常看见我哭吗？昨天傍晚的情形你还记得吗？……天快黑了，他们过了一批又一批，炮声、地平线上的闪光、通红的火光，一直没有停过，——大概是在罗文基吧，——再加上那紫红色的晚霞，色彩那么浓。你是知道的，世界上我什么都不怕，什么斗争、困难、痛苦我都不怕，我只希望能知道应该怎么做……有一样可怕的东西压在我们心上。”邬丽亚说，一阵忧郁、朦胧的光辉使她的瞳人变成了金色。

“可是我们过去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是吗，邬丽亚？”瓦丽雅热泪盈眶地说。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过美好的生活，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懂得的话！”邬丽亚说，“可是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她用孩子般的细声拉长声调说。她听到同伴们说话的声音，声调就变了，眼睛里也闪耀着淘气的神情。

她迅速地甩掉光脚上穿的便鞋，把深色的裙摆紧紧攥在狭长的、晒黑的手里，勇敢地走下水去。

“大家看啊，百合花！”从树丛里跳出一个纤瘦、灵活、眼睛调皮大胆的姑娘，高声叫道，“别动，是我的！”她尖叫了一声，双手猛地把裙子撩起，黝黑的光脚一闪，就跳到水里，激起琥珀色的水珠溅了她自己和邬丽亚一身。“啊呀，这里的水好深！”她一只脚被水草绊住，一边后退，一边笑着说。

另外六个姑娘，也叽叽喳喳地拥到了河边。她们也像邬丽亚、瓦丽雅以及刚刚跳到水里的纤瘦的莎霞一样，都穿着短裙和普通的上衣。顿涅茨的热风和骄阳仿佛故意要突出每个姑娘天生的特点，使这个姑娘的胳膊、腿、脸庞、脖颈一直到肩胛骨，都变成金色，使那一个姑娘变成浅黑色，把另外一个姑娘又晒得好像在炉子里烤过似的。

不管哪里的姑娘都是一样，只要有二个以上的姑娘聚在一块，她们就会谁也不听谁的，各自拼命用又高又尖的音调大声说着，仿佛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极端重要的话，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和听到似的。

“……他张开降落伞跳下来，这是真的！样子那么可爱，髻头发，白皮肤，眼睛圆溜溜的，像小扣子一样！”

“说实在的，我可当不了护士，一看见血就把我吓死了！”

“当真会把我们丢下不管吗？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根本不可能！”

“啊，这朵百合花真美极了！”

“玛雅，你这个小茨冈，要是把我们扔下，那可怎么办？”

“看啊，莎霞这个人真怪，莎霞这个人真怪！”

“一见钟情，你这个人哪！”

“邬丽亚，你这个怪人往哪儿钻？”

“你们疯啦，也不怕淹死！……”

她们说的是顿巴斯特有的、不很好听的混合方言，这种方言糅合了俄罗斯中央几个省份的语言，夹杂着乌克兰土话、顿河哥萨克的方言以及亚速海几个港埠——马利乌波尔、塔甘罗格、顿河罗斯托夫——的口语。但是世界上无论哪一种语言，只要从姑娘们嘴里说出来，就都变得美妙动听了。

“我的好邬丽亚，你要它干什么？”瓦丽雅说，她的善良的、隔得很宽的眼睛担心地望着：朋友的晒黑的小腿已经没在水里，后来连雪白的膝盖都被水淹没了。

邬丽亚小心地用一只脚在长满水草的河底试探着，把裙摆提得更高，甚至露出了黑裤衩的边，又迈了一步。她低低弯下修长匀称的身子，用一只空着的手抓住百合。一条沉甸甸的黑辫子滑到了前面，蓬松的大辫梢落到水里，在水上漂着，但是在这一刹那，邬丽亚只用手指最后使了一下劲，就把百合花连着长长的茎一起拔了起来。

“真了不起，邬丽亚！凭你的行动，你完全配得到联盟英雄的称号……不是全苏联的，而是我们五一矿山闲不住的姑娘们联盟的英雄！”莎霞站在没到腿肚的河水里，圆睁着淘气的褐色眼睛望着朋友，说。“把花儿给我！”说着，她把裙子朝双膝中间一夹，用纤细灵活的手指拿过百合花，给邬丽亚插在有着天然大波纹的黑发里。“啊，你

戴着正合适，简直叫人嫉妒！……等一等，”她突然说，就抬起头凝神细听着。“什么地方又响起来了……你们听见吗？这该死的！……”

莎霞和邬丽亚连忙爬上了岸。

姑娘们都抬起头来，留神细听着那断断续续的轰响声，极力要在白热的天空看到飞机。这种轰响声时而像蜂鸣那样尖细，时而变成低沉的嗡嗡声。

“不止一架，起码有三架呢！”

“在哪儿，在哪儿？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我是听声音听出来的……”

发动机的震动声一会儿在头顶融成一片可怕的隆隆声，一会儿又分成为单独的、刺耳的或是低沉的轰轰声。飞机的隆隆声已经到了头顶上，虽然看不见飞机，但是机翼的黑影却仿佛已经在姑娘们的脸上掠过。

“大概是到卡缅斯克去的，去炸渡口……”

“也许是到米列罗沃去的。”

“得了吧，你还说到米列罗沃去呢！米列罗沃已经放弃了，昨天的战报你没有听吗？”

“反正战斗还在南边进行。”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姑娘们一边谈论，一边不由又去倾听远处隆隆的炮声，炮轰似乎愈来愈近了。

不管战争是多么艰苦可怕，不管它给人们带来的损失和痛苦是多么惨重，但是身心健康的欢乐的青年，怀着天真善良的利己主义，怀着爱和对未来的梦想，是不愿意也不会在共同的危险和痛苦后面看到自己的危险和痛苦的，除非这种危险和痛苦会突然袭来，并且破坏他们的幸福的步伐。

邬丽亚·葛洛莫娃、瓦丽雅·费拉托娃、莎霞·庞达烈娃和另外几个姑娘，都是今年春天才从五一矿山的十年制学校毕业的。

中学毕业，这是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战时从中学毕业，这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去年夏天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高年级学生——人们还管他们叫男孩子和女孩子——整个夏天都在克拉斯诺顿城附近的集体农庄和